



当代八坊回族妇女嫁衣的人类学考察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1)02-0110-06

● 苏 静

[摘要] 嫁衣是一个民族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较多地保留了民族服饰文化的传统,同时也蕴含了为人所忽略的女性文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扩张与渗入,城市文明的拓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嫁衣文化正在逐渐远离现代生活而去。本文通过对甘肃临夏市八坊当代回族女性嫁衣演变的研究,揭示了嫁衣文化在回族内部的变化和回族女性婚姻观念的转变,发现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在文化变迁中所采取的适应性策略,以及回族女性如何自觉地应对这种变化。

[关键词] 回族妇女 嫁衣 演变 考察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服饰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生活资料,由于它具有实用性与欣赏性双重价值,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人们一般把风格不同的民族服饰看作是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甚至当作是某种意义上的“族徽”。一个民族的服饰变迁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变迁状况。在民族服饰中,最绚丽夺目的当属每个民族的嫁衣,尤其是女性的嫁衣,一个民族的嫁衣往往较多地保留了本民族服饰文化的传统。那么,回族的嫁衣是否也同样体现了浓郁的本民族文化特色呢?它是否已糅合了其他民族尤其是聚居地周边民族服饰的特点,而自身特色变得不太突出了呢?回族妇女的婚嫁服饰是怎样一步步发生变化的?在每个不同的时期又以怎样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的面前?现在回族妇女的嫁衣又面临着怎样悄然的变化?诸如此类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深思的。回族妇女的嫁衣文化是回族服饰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迁与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样体现了回族的宗教信仰、民族特色、文化内涵以及社会变迁的动态发展过程。

回族的居住格局是大分散、小聚居,回族处于其他民族的大包围之中。回族居住地域的广泛性与其他

西北民族研究

N. W.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1年第2期(总第69期)

2011.No.2(Total No.69)

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回族在居住中还有一个与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的特色,就是早先的回族先民大都居住在城市里,经济活动以经商为主,到后来才逐渐分散开来,从事农业活动。回族的这种居住格局与经济上的特点,使得回族存在着经济生活形态与地域上的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造就了回族在服饰文化上很大的地域差别。虽然宗教信仰使得回族服饰具有鲜明的统一性,但差异性也是千姿百态的,所以不能说一个地区的回族服饰文化就代表了全国回族服饰文化的特色。因此在实地调查的选点中,我们特意去咨询了西北民族大学专门研究回族文化的郝苏民教授。他说:“我认为八坊(位于甘肃临夏)应该是一个很典型的回族(社区)类型,从这儿能看到回族的传统文化,以及其在城市生活中的变迁,……你就到八坊去(我觉得就非常理想了),那儿是回族里面的回族,大回族中心。”^①甘肃临夏是一个以回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这里的回族多以经济活动为主,临夏素有中国的小麦加之美誉。临夏的回族与外界联系密切,同时它又保留了自己传统的民族文化,能够很好地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发展,与时俱进,所以很具有人类学中实地考察所具有的典型性。这是我们选择临夏八坊来研究回族妇女嫁衣文化的主要原因。这篇文章所采用的实地调查材料都是源于2005年6月对临夏八坊的个案访谈调查,在后面写作中就不再一一指出材料的来源了。回族妇女嫁衣的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顺随着时间、经济甚至国家政策的变迁。为了对临夏八坊回族妇女的嫁衣有一个客观而全面的了解,文中按照当地回族妇女嫁衣变化的重要时间段来剖析嫁衣的变化情况。

一、八坊回族妇女嫁衣服饰在当代的演变

(一)从解放前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

调查中,当地的老人说,从解放前到50年代初期那段时间,回族妇女结婚时所穿的嫁衣,其实和平时穿的衣服没有两样,只不过是新的罢了,没有保留下来,但样式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妇女嫁衣一般是土布的,手工的,色彩上一般是暗红色,也就是大家说的枣红色(见图片一),大红的还是较少,也有不少是青蓝色的,少有纯青色的,也就是黑色的,穿白色衣服结婚是没有的。样式是右开襟的长衣,相当于旗袍,不过比较宽松,一定要过膝盖,开叉较低,汉族开叉开得高些。下面是穿大宽脚裤子,一般也是青色或蓝色或豆绿色的。裤子不能把脚踝给盖住,一定要把脚踝露在裤子外,有点类似如今的九分裤。脚上穿的是绣花鞋。全是手工的,一般是母亲给女儿做的。条件好的,也有找裁缝专门做的。一般寻常家里,妇女的嫁衣是没有绣花的,但条件好的家里,女儿出嫁所穿的衣服一般是绸缎的,而且有很漂亮的绣花。那时家境好的,还有些首饰,一般是银的(见图片二)。女儿出嫁时是带胸壶(挂在胸前的银牌)的,有些头上还带有银花(见图片三)。在访问中,一位姓马的老年回族妇女回忆说:“衣服(上有)一个个圆(形图案),没有花边。(结婚穿的)裤子是绿色的,绣的花,衣服是大红色,接近紫红,上面绣的是牡丹。……结婚早啦,妈妈给我绣了盖头。”从了解到的情况看,那时的盖头与现在的方巾不同,也不一定都是红色的,但绝对不能是白色的。有的女性结婚时是戴帽子的,但从80年代以后,回族妇女结婚时就没有戴帽子的现象了。

(二)从50年代中后期到文革开始(1966年)前

这段时期,举国上下百废俱兴。八坊由于一些政治运动,解放前比较大的贫富差距缩小了,这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差异不大,但有工作与没工作是较大的差别,有工作的人家庭条件就好些。“在困难时期,就是布匹,国家困难(布)花色不多。那时结婚整个情况(条件)都低。”调查中王女士(60岁)说道,“他的条件在当时还是可以的(指的是马的丈夫,他在政府部门工作)。我们结婚是60年代,困难时期,那时候是平绒缎子(样式)跟汉族旗袍差不多,下面开两个叉,叉比较低。我们60年代(一般结婚)穿的,上面是枣红色的棉袄上衣,蓝底

^① 福特基金资助的“中华民族嫁衣文化”项目的实地调查资料中回族调查访谈资料。调查时间2005年6月。

上红花,是织锦缎,下穿藏兰色的呢子裤子。我们那时结婚不戴盖头了。脚上穿的是皮鞋。”

(三)文革期间(1966~1976年)

这段时期,中国社会运行处于恶性循环阶段。在民族地区,从1958年开始,实行宗教改革,临夏八坊的清真寺遭到很大的破坏,到了文革时期,破坏更是达到顶峰。调查中周老先生说:“五八年,拱北清真寺全部拆毁。”“那时清真寺全拆了,实行宗教改革,说宗教是剥削,结果西藏叛乱,东乡广河叛乱。当时我在中学念书,民族概念很强,当时叛乱发生后(学校有)21个穆斯林学生(我是满拉)满拉在学校戴帽子。学校领导不让戴帽子(要我们把)帽子摘掉……文革后,宗教政策才缓和。”因此这段时间,八坊回族妇女的嫁衣从样式到颜色与其他周围民族没有区别。“不管啥民族都穿得一样”,调查中老人们如是说。

(四)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晚期

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开始走上正轨,民族政策也开始缓和。文革后八坊第一座清真寺是在1979年重建的,各种宗教活动也渐渐恢复了。这段时期,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开始渐渐复苏,八坊回族女性的婚礼服饰也开始摆脱文革时的束缚,恢复了一些民族气息。我们收集到一款1984年八坊回族妇女的嫁衣,这是一款冬天穿的嫁衣(见图片四)。这件衣服,面料是大红的缎子,上面有大团的花样,斜襟的棉袍式样,长度到膝盖以下。有点像汉族的旗袍,但更为宽松。据嫁衣主人说,这件嫁衣她们姐妹五人都穿过,她们出嫁时都穿的是同一件嫁衣。所以对她们来说,这件嫁衣已经不单纯是一件衣服了,它超出了一件普通嫁衣的内涵了。这时开始恢复戴盖头了,但不戴帽子。穿的裤子是当时流行的料子和样式,颜色大多不是红色的。到了80年代,临夏市里的回族妇女结婚时,开始流行头戴婚纱,相当于盖头,但是嫁衣的款式和样子与当今的婚纱礼服相差甚远。虽然也有穿白色裙装的,然而在样式上比现在的婚礼服要保守得多(见图片五)。

(五)90年代以后

改革开放同样给临夏八坊的回族带来了机遇,八坊的回族历来擅长经商,这一时期成为临夏回族商业的“黄金时期”。^①当地回族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这种巨变,自然而然也带来了当地回族妇女嫁衣的变化。在调查中,一位五十岁左右的马姓回族妇女在描述自己女儿结婚时的着装时说:“我女儿是九一年结的婚(她)出嫁穿的是我去兰州买的一件旗袍。(旗袍)是红色的(她)没有穿婚纱。头上戴了个方纱巾。(纱质的)颜色(可以)不一样,有红的,也有花的,是透明的,盖到头上,把脸遮住。结婚时不能戴白的。”从调查中了解到,以前,也就是在90年代初期到中期,八坊的回族女性青年结婚时像汉族那样穿婚纱的几乎没有,而近些年渐渐多了起来,而且“结婚有好几件,先是婚纱,最后是一个旗袍,迎娶时戴纱巾,到家(夫家)就取掉。”“(现在)不是这样子了(穿以前那样的长衫衣服结婚),都穿婚纱了,也有做的。(有的穿)旗袍,里面要穿裤子,现在工作的人(指在外上班的)(结婚时)里面也不穿裤子,光腿的。民间保留古朴的东西(越来越少)。”一位老人在调查时感慨地对我们说出这番话。当地老辈群众,心里是很反对穿婚纱不穿裤子的,但他们对这种越来越西化的嫁衣持一种无奈的态度。然而在我们进一步的调查了解中,发现当地的时髦回族女青年在穿嫁衣时即使不穿裤子,也要穿一双厚厚的长筒袜子,而不是薄薄的丝袜,旗袍一般不是很紧身的那种,而且是长款式的,一般是带袖子的,开叉还是要比汉族的低些,颜色是很鲜亮的大红,即使穿裤子也是一身的大红,但裤子的颜色相比衣服要深些。婚纱礼服的样式一般也不似汉族所穿的那般紧身与暴露,比较简洁而含蓄,一般都是带些袖子的。

回族服饰是回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具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回族服饰的形成、发展及变化,潜移默化地受时代、地域以及周边其他民族习俗等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而言,是受伊斯兰文化的深厚影响。回族妇女嫁衣文化是回族服饰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嫁衣在回族妇女一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刻的含义。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服饰,还是妇女一生重要转折时刻的象征,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十分深厚。对嫁衣的历史演变过程的追踪及原因分析,可以反映出回族妇女在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中的自觉能动性以及观念的变化。作者通过对临夏八坊回族妇女嫁衣五个重要阶段的发展变化的梳理,试图从中挖掘出回族妇女嫁衣变迁的丰富文化内涵。

^① 马占奎,丁化.临夏回族商业的发展历史及特点[J].回族研究,1994,(2):75.

二、回族妇女嫁衣文化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

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说,文化绵延的条件除经济组织、法律制度外,就是“传统风俗”。^①回族社会生活习俗的遵从,宗教信仰的实践,并没有强制的法律手段来保证,而是靠一个“象征标记使经验可借以一代代的传递”。^②“服装是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探究一种文化,因为服装清楚地承载着这种文化所必需的思想、观念和体系。”(Linda B.Arthur,1999)^③通过回族妇女嫁衣变迁的调查,我们可以感受到回族文化的深层内涵对回族妇女的嫁衣文化有着怎样的影响。

(一)回族妇女嫁衣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

回族嫁衣是回族服饰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历史源远流长,来自亚洲西部的伊斯兰世界,创制于亚洲东部的礼仪之邦,集西亚、中亚的服饰文化与中国服饰文化于一身,是回族人民数百年来智慧创新的结晶、民族精神的张扬和人类服饰文化的有机结合。^④伊斯兰教对回族服饰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持久的和深刻的,这点在回族妇女的嫁衣文化里也体现得非常明显。首先,《古兰经》以及圣训,对回族服饰的样式、颜色、材料的质地,甚至细微到长度,都有明确的规定,回族妇女的嫁衣自然要遵守伊斯兰教里的严格规定,只是在某些细小的方面有些个性化的改变。比如颜色的变化。伊斯兰文化在服饰上崇尚黑白绿等淡雅、清爽的色系,但回族妇女嫁衣色系的变化更为剧烈些,当然在大的趋向上,伊斯兰文化的约束力与影响力依旧是非常深远的。比如与色彩的选取相比,伊斯兰文化对肢体的暴露控制更为严格,它严格禁止妇女穿透明、半透明一类能显示妇女艳美的衣服。艾布·胡莱传述的一段圣训说:“火狱中的两种人,我不愿看他们:一是不义之官吏,他们手拿鞭子,如牛尾巴,逢人就打;二是妇女,身穿透明的服装,趾高气扬,自迷而迷人,头饰如驼峰,东倒西歪。这等人不得进乐园,连乐园的气息也嗅不着。”^⑤所以在我们调查中,老年的回族妇女对衣着暴露的女性的反感,对婚纱的排斥是溢于言表的。时髦的回族女性在结婚时即使穿婚纱不穿裤子,也要穿上厚厚的丝袜,穿婚纱也一定要选择有袖子的,就是对伊斯兰文化中相关规定的一种变通。伊斯兰服饰文化反对裸体,以遮盖全身为美,以裸体为丑,尤其对妇女的要求更为严格。《古兰经》言道:“阿丹的子孙啊,我确已为你们而创造遮盖阴部的衣服和修饰的衣服,敬畏的衣服尤为优美。这是属于真主的迹象,以便他们觉悟。”^⑥伊斯兰教禁止妇女穿有意突出乳房、腰部和臀部等部位的性感的紧身衣裤。这些严格的规定就使得现代的回族妇女所穿的婚纱与旗袍同汉族相对比而言,是比较宽松与内敛的,也没有那么暴露,看起来更加优雅。

(二)周边民族服饰文化对回族妇女嫁衣文化的影响

周边民族在临夏八坊这儿主要是指汉族,其服饰文化对当地回族妇女嫁衣的影响是较为深刻的,尤其是在颜色和式样的变化上。回族服饰在颜色上呈现了黑白文化观,即使颜色有变化,也是喜欢绿、蓝等淡雅的色调,而汉族在婚宴喜庆上喜欢的是浓烈的红色,象征着人生红红火火的新的开始。回族长期与汉族接触,深受汉族的影响,但在嫁衣颜色的选取上,在文革前还是比较保守的,不是非常绚丽夺目的大红,而是有些含蓄的紫红色系,在裤子的选择上,还是保留了传统的色系,一般是蓝色、豆绿色或黑色,白色在婚庆这个特殊的场合是不出现的,就是盖头也不用白色的。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趋向穿一身火红的嫁衣,红盖头,红上衣,红裤子,甚至红鞋子。不过,我们在八坊的回族中进行调查时了解到,这样穿一身红的

① 马凌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49.

② 马凌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49.

③ 转引自郭平建,林君慧,张春佳.北京牛街回族妇女服饰的变迁及发展趋势[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133.

④ 陶红,白洁,任微娜.回族服饰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12.

⑤ 张治江等.伊斯兰教文化[C].长春:长春出版社,1992.437~438.

⑥ 《古兰经》第七章第31节,第26节。

嫁衣结婚的回族女性在当地还是较少的,她们一般是穿红色色系的长旗袍,而且面料上一般都有暗花。如果要穿裤子的话,一般也不是大红色的,而是略微有些暗的紫红或铁锈红的。在样式上,八坊回族妇女的嫁衣也与周围汉族的婚嫁服饰有相似之处,但形似而神不似,这是由于回族妇女的嫁衣还是要受到伊斯兰文化制约的。回族妇女的日常服饰却有所回归,更趋向阿拉伯风格,尤其是礼拜服。

(三)现代西方文化冲击下回族妇女嫁衣文化的变迁

现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表现在方方面面,在服饰上的冲击力度是非常大的,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之后。在这之前,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服饰的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远不如现在这般强烈。回族妇女的嫁衣文化在这种冲击下,也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改变。首先,婚纱开始进入八坊回族青年女性的婚礼殿堂。回族自身是个尚白的民族,但由于婚纱的轻薄与袒露是伊斯兰服饰文化严格禁止的,所以当地年龄大的回族人是非常排斥婚纱的。但穿婚纱已经成为当地现代女性结婚的时尚,所以回族女青年在结婚时仍然不顾家人的反对,要穿婚纱礼服,不过她们会选择那些比较保守、内敛、简洁的婚纱礼服,头上虽然已有一个纱巾,但还会戴块红色或其他亮丽颜色的盖头。在婚礼仪式正式开始的时候,她们会换下婚纱礼服,穿上具有民族特色的嫁衣。

(四)嫁衣文化中体现出来的回族女性婚姻态度的变化

回族妇女的嫁衣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同样也展示了回族女性婚姻态度的变化。婚姻对人的一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婚姻带给女性的转化比之男性更为强烈一些。对于男性而言,婚姻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而对于女性,尤其是传统的女性而言,婚姻就是一生的依靠。因此对于女性而言,婚姻在其生命中的意义是远远超出婚姻价值本身的。当地回族女性对待嫁衣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态度,恰恰折射了她们不同的婚姻价值观。我们在调查访谈中,发现对能很好体现伊斯兰文化中关于服饰文化的“长、密”的审美观的嫁衣,如传统的大襟衣服与长过膝盖的袍子持欣赏与肯定的回族妇女,她们对待婚姻的态度是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教义对女性在婚姻中的行为模式的规定,她们反对离婚,而且认为离婚的原因大多是由于女性做得不够好。她们坚决反对自己的子女嫁娶汉族,有些甚至反对女性自由恋爱(没有熟悉的介绍人,自己认识对象),认为因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回族青年离婚、不幸福的比有熟人介绍的要多些。中阿女校的王校长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她认为:“离婚的现在很多,《古兰经》规定女孩只见一面,父母定的,直接结婚,不能光看外表,要看人的心,自己谈的,反而离的多。我介绍的,见了不多(指见面次数不多)。(这样)结了婚的,爱得很深,只要遵守食、礼、客、斋、朝(就幸福)。八坊自然恋爱的很多,但都离婚了。光看外表,他们互相结婚。他们结婚之前,天天在一起,一见面就外面吃饭,相互把不好的一面隐藏起来。结婚了,开始夫妻(居家过日子)了,他们在一起处不好了(缺点都暴露了)。他们(那)不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应该诚实,有什么说什么。”她是赞成先结婚后谈恋爱的。相反,当地年轻的回族女性,尤其是在外读书或工作的女性,还是渴望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的,认为婚前还是要多交往,多了解。这些回族女性在对自己嫁衣式样的选择上,一般是采取大众化的式样,流行什么就穿什么,只是在婚纱的面料、式样上与汉族的略有区别,其他的区别已经不大了。她们对于自己后代的择偶,认为能找个本民族的自然好,尽量不找汉族,要是找了汉族,只要对方能遵守回族的习俗,尤其是生活上的禁忌,她们也就默认了,反对不是很强烈。而且她们对待离婚的看法也比较宽容,认为离婚不一定是女性的错。

(五)回族妇女嫁衣文化中体现出来的时代特点

在对临夏八坊回族妇女不同时期的嫁衣的介绍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当地的回族妇女嫁衣与时代的气息紧紧相连。解放初期,传统的手工嫁衣与符合伊斯兰文化的嫁衣是存在的,但呈现出一定的贫富差距。50年代后期到文革期间,由于经济、政治甚至宗教等社会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时当地的回族服饰,无论是日常生活装束还是婚嫁服饰,都与汉族无异,用当地的一位老者的话说,就是都大众化了。这段时期,回族结婚时,女性连盖头都不戴了。文革后,国家调整了政策,尤其是宗教政策,回族民族意识开始恢复,结婚时女性开始戴盖头,穿长过膝盖的嫁衣。到后来,婚纱婚礼服的进入,使得回族女性嫁衣的样式更加丰富多彩,比以前更为时尚。进入21世纪以后,临夏回族与中东的阿拉伯世界联系更为密切,临夏八坊街头到处都可见卖阿拉伯服饰的民族用品商店,还有许多裁缝店也承做具有阿拉伯风格与当地回族服饰风格的衣服。我

们发现,当地的回族妇女嫁衣已经开始有些变化,相对于旗袍与西式婚纱,开始有了一些回归,糅合了一些阿拉伯礼拜服的元素。盖头的变化更是多样,花色与质地更为漂亮,嫁衣与盖头都开始具有了一些异域风情(见图片六)。

三、结束语

2006年,回族服饰已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服饰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回族服饰文化承载了大量的回族精神文化层面上的信息。回族服饰文化在当代受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巨大变革的影响,正在发生着迅速的变化,这表现为回族对它的服饰观念的宽容大度和兼容并蓄,也表现为回族人民传统服饰风格在日常着装中逐渐消失,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回族妇女针线技艺濒于失传,导致回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存在空间和传承脉络日渐萎缩。^①在临夏八坊回族妇女嫁衣的调查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解放前后的嫁衣几乎是全手工的,衣裤的边沿都有非常美丽的刺绣,但是现在那样的嫁衣几乎不见踪影。如何在五光十色的当代服装潮流中保存回族服饰的特色,使回族传统服饰文化为当代回族青年认知和继承,是一件关系回族文化血脉延续和回族服饰文化在如今多元文化时代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与活力的大事,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本文英文摘要见 P.57)



图片一:保留下来的解放初期的印花嫁衣



图片二:保留下来的结婚时佩戴的银饰



图片三:1950年10月16日马先生与索菲亚结婚时的合影



图片四:五姐妹都穿过的红色绸缎面棉袍嫁衣



图片五:1981年马XX与马先生的结婚照



图片六:具有阿拉伯风情的红色婚礼服及礼拜服

[收稿日期]2010-09-14

[作者简介]苏静,女,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系讲师。西安 710061

^① 雷侃,回族服饰的笔谈[J].回族文学,2007,(2):51.

民币修建的沙特展览馆 ,是最受欢迎的国家馆。原来我国政府某些部门对中国穆斯林到麦加朝觐 ,进行宗教活动的认识不足 ,唯恐出现不测事件 ,后来认识提高了 ,大胆放手组织、安排和引导 ,朝觐人数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每年数十人、数百人 ,2009 年增加到了两万两千多人 ,2010 年达到一万三千多人 ,没有出现任何乱子和问题 ,人们皆大欢喜 ,加强了团结 ,促进了和谐。

[收稿日期]2010-12-05

[作者简介]李振中(1937~)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 100083

Whole Story of the Uprising against Qing regime Broke in Taomin Area in Early Qin Dynasty

Ding Shiren

Abstract: After entering into central areas of China, Manchurian troops slaughtered people ruthlessly and implemented policy of discrimination and oppression that evoked uprising of peoples against them. In the 5th year of Shunzhi period, Hui people in Taozhou rose against Qing regime under leadership of Ding Jiasheng. Due to lack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ao-Ming regional “anti-Qing” uprising has not been known. In recent years, some important historical records have been disclosed and historic events regarding Ding Jiasheng and his uprising came to light. The article is to highlight reality of the uprising which happened 350 years back in Taozhou and Mingzhou region and to fill gaps of the local history and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Taozhou; mingzhou; Ding Jiasheng uprising against Qing regime(See P.101)

Anthropological Survey of Contemporary Hui Women's Bridal Array in Bafang

Su Jing

Abstract: Bridal array represents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an ethnic group; meanwhile, it contains often ignored female culture as well. With the introduction and penetr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the expansion of urban civilization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modernizati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bridal array is gradually fading away from our daily life. In this research, we investigated into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Hui women's bridal array in Bafang Linxia, Gansu Province. It has discovered not only the change of bridal array culture among Hui people but also the change of Hui women's ideas about marriage. Through this research, we also identified the adaptive strategies Hui people adopt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change, and how Hui women coped with these changes consciously.

Key words: Hui women; bridal array; change; survey(See P.110)